

三清山“云中警务室”

朱千金

在一片电子显示屏前观看生态保护教育宣传片,片中滚动播出的是三清山公安分局侦办的巨蟒峰损毁案。几年前,3名游客为了攀岩,在巨蟒峰上打入26颗岩钉,对岩体造成不可修复的严重损毁,引发社会极大关注。三人后被法院判赔600万元用于环境保护和修复,其中两人获刑。该案作为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典型案例,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法数据库收录。

民警小单是案件办理的亲历者。那会儿山上还没有警务室,接到报警后,他和同事带着无人机,从山下的派出所出发,先乘索道,再沿栈道一路飞奔赶到现场。此时三人已爬上岩峰,无人机镜头里,白色岩钉清晰可见。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但是每次提起,小单依然很心痛。好在,现在不可能再发生这样的事了,警务室离巨蟒峰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如果正在附近巡逻,两三分就可到达。巨蟒峰下也安装了护栏和视频探头、电子报警器,民警在警务室就可通过视频监控观察现场情况,有人擅自跨越护栏,报警器就会报警。

听完小单的讲述,我抬头望向那高高耸立、云雾缭绕下仿佛要腾空升天的巨蟒峰,忽然感到,山峰再雄伟,也需要人们的呵护。同样需要呵护的,还有三清山上大量的野生珍稀动植物。

从杜鹃谷警务室沿着阳光海岸栈道往三清官警务室走,一路上,机灵的小松鼠随处可见。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嘴相思鸟一边“微归——微归”地鸣叫,一边啄食着花楸树上的小果。几只棕噪鹛藏在路边的一片竹林里,发出忽上忽下、忽前忽后的圆润哨音。我拨开竹子,它们也不害怕,当我拿出手机准备拍照时,它们甚至“摆出”各种造型“配合”。镜头下,它们的蓝色眼周和黑得发亮的眼珠十分醒目。可惜这次没有遇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球易危物种黄腹角雉。朱震说,在阳光海岸的观鸟亭可以看到,黄腹角雉经常在上午9点左右和下午三四点钟出来活动,一般是五六只结伴而行,有时还能看到几只新生的小鸟一起出来觅食。

山上小动物一点儿也不怕人,还主动和游客互动。民警辅警们要做的,就是提醒游客不可投喂,制止捕捉伤害。自“云中警务室”成立一年多来,未发生过一起小动物被伤害的事件。

解救小动物的事倒是时有发生。有一次,一只刚成年的猫头鹰飞进索道站后到处乱撞出不去。接到报警后,辅警小胡和景区工作人员一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抓到。猫头鹰在抗争的过程中,把小胡的手臂抓出了血印,小胡顾不上处理,抓紧时间将猫头鹰用鸟笼装好,带到一处密林放飞。

我和朱震沿着栈道转过一处山弯,和几名游客擦肩而过。突然,朱震警觉地说:“不对,我闻到一股烟味。”他返身快步追上那几名游客,问是否有人抽烟。一名中年男子手指上捏着一根烟,连声说抱歉,并立刻把烟头灭了,扔进垃圾桶。

三清山上分布着完整、典型的亚热带原生森林,是大量古老、特有和珍稀濒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这里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可估量。三清官警务室设立在高海拔、游客稀少的三清官旁,主要就是为了防火——那儿有千亩松林和万亩华东黄杉群落,还时常有云豹出没。虽然松林处已设立了电子烟感器,朱震还是会经常带着警务室的辅警小杨和小郭满山巡查,物防、技防,再加上人防,这样心里才踏实。一天走下来,一两万步不在话下,多的时候三四万步。上级单位一年给他们每人发5双鞋,还不够穿。

费鞋的活儿不仅有日常巡查,还有寻找、救护“不走寻常路”的游客。不难想象,这项工作有多难多辛苦。今年7月,一名游客没有按照景区指定游览路线行走,而是“另辟蹊径”徒步攀登山峰。结果遭遇暴雨,被困在一处悬崖峭壁旁的山洞。接警后,民警小占和小刘立刻组织由乡镇工作人员、消防人员、义警组成的救援队,冒雨进山营救。深山里手机信号极差,民警只能通过电话中断断续续的声音判断游客位置。他们一边在泥泞的山路上行走,一边大声呼喊被困者的名字。经过5个多小时搜救,终于在山洞边发现被困者。

找寻走失游客的事就更多了,今年以来

下井

俞 胜

梯——比扶梯还要粗糙一些。我们一行人挤进罐笼里。罐顶幽暗的灯光,照着罐笼冰冷的四壁,以及罐笼里一张张小心翼翼的脸。

罐笼开始缓缓降落。那一刻我的心里又敲起了小鼓。工作人员提醒,罐笼在下降过程中会有颠簸,大家要抓好罐笼两边的扶栏。我将扶栏抓得紧紧的,甚至做好了颠簸厉害时,闭眼、张口、深呼吸的准备。在下降的过程中,罐笼确实抖动了一两次,但实际上,那种抖动比飞机起降时的颠簸还轻微得多。罐笼下降的过程只持续了一两分钟,触底时略有一顿,然后罐笼的门打开,我们已经来到了地下500米的深处。

虽然心里已经有了预期,但出了罐笼的我,还是惊讶于眼前的景象。找不到曾

看过的小说中所描述的“漆黑一团”“又低又窄”“坑洼不平”,眼前的巷道宽敞得能跑一辆载重货车,灯光明亮得让我们携带的矿灯成了摆设。再看巷道的顶及两边的巷壁上,都铺设了米黄色的饰面。巷道纵横交错,每一条都干净整洁,纤尘不染。鼓风机把地面上的风不停地吹进来,清风徐徐,巷道里仿佛嗅到了阳光的味道和成熟庄稼的气息。

巷道内,随处可见带有5G标识的微基站。工作人员指着我们的矿灯说,大家随身携带的矿灯内都嵌有精准人员定位卡,每个人在井下移动,地面调度中心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静态定位精度可达到0.3米,动态精度可达到1米。井下,再也不是“天不知,地不知”的地方。

夜宿小顶坪

鹿井君

观察什么,还是在寻找什么,看起来是那么执着,那么急促。我一边写东西,一边看着这个原始森林中的生灵,想象着它观察世界的样子,觉得很有趣。也许小蜘蛛像我一样,对这里所有新鲜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它干脆又爬到我的稿纸上,在白纸上来来回回巡视了一番,有时候还停下来,用小指轻轻抚摸着那些字的笔画,看上去仿佛也陷入了思考。过了一会儿,它又返回到垫蜡烛的石板上,在石板和稿纸之间吐出一根丝,然后悠然自得地爬了上去,并随着木格窗外吹

来的山风轻轻摇荡,那样子仿佛惬意极了。我继续埋头写作。待我的目光又回到小蜘蛛身上时,它已编织出了一张小网,好几只围着烛光飞舞的蚊虫成了它的盘中餐。它又顺着石板和蜡烛之间的丝,爬到了烛火的下方,仰头向上看看,仿佛又在思索着什么。啪,烛泪不时地往下滴,好几次差点滴到它的身上,它却浑然不觉。小顶坪的夜晚很静、很长。我想,我有的是时间和这只小蜘蛛作伴,便不再关注它,而埋头写作了。只有在思绪停顿的时候,才时不时抬头瞟它一眼,看到它还在那儿,心里便感到很安然。

就有几十起。身为救人者,其实他们也有害怕的时候,比如天黑时出警。20岁出头的辅警小张对此感受很深。山上的夜晚很黑,走在山路上,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万丈深渊,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危险。尽管如此,每次任务一来,所有的恐惧都会被抛到脑后。只有在任务完成后,才会感到后怕。

山大,警力少,为最大限度发挥山上工作人员人熟地熟的优势,朱震和景区管理局一起,把警务室所有民警辅警、景区管理人员、环卫工、导游、挑夫、轿夫、商家等组织起来形成网格,协同治理,共同维护景区的平安,为游客提供及时的服务。景区网格化管理微信群里有260多人,有什么情况,大家第一时间在群里互通有无。山南边的导游反映有游客掉了身份证,山东边的环卫工人说捡到了,会马上送到索道站;阳光海岸的轿夫发了一位走失老人的照片,帐篷营地老板回复,发现老人在日上山庄;民警反映飞仙谷有指示牌脱落,存在安全隐患,景区管理局立刻派人维修……

为了更好地工作,“云中警务室”所有辅警都考取了导游证。大伙儿对三清山了如指掌。朱震还跟着山上的民间植物学家、动物学家认识了不少动植物。遇到游客有疑问,他就主动介绍,看到游客就像看到熟人一样打招呼:“累不累啊?”“不远,还有10分钟就到三清官。”“龙虎山离这儿不远,下山后乘汽车或高铁都很方便……”

他们日日与不认识的游客打交道,可最亲的家人却无暇顾及。在“云中警务室”工作,一周甚至半个月才能下山一次。家人都在山下工作生活,民警辅警们经常很长时间才能与家人见一次面。

到了旅游高峰期时,三清山的游客人数每天达3万以上,微信朋友圈里时不时有人发布在巨蟒峰和女神峰下打卡的视频和照片。每次看到这样的信息,我就会想起三清山的云海,想起在云海深处驻扎的警务室,想起悬挂在峭壁上的栈道,想起在栈道上巡查的蓝色身影,想起他们的欢笑,也想起他们的坚守。

制图:汪哲平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走进采掘现场。去张双楼煤矿的采掘现场,还需要从这里乘坐井下小火车,一个单程要1个多小时,往返需要3个小时。我们只能恋恋不舍地踏上罐笼升井。

好在下井前,我们已经在张双楼煤矿智能调度控制中心,见识了井下采掘的场景。巨型电子屏幕覆盖了一整面墙。屏幕的一角,一辆全自动运行的采煤机正沿着煤壁缓缓前行,滚漆“乌金”顺着运输皮带源源不断地运往井上。整个采煤作业面只有5名巡检的工人。另有智能巡检机器人沿着规定的轨道,对磁选设备进行着“体检”。

在巷道内,我们就见到了一台处于非工作状态下的巡检机器人。机器人身高大约有1.5米,体型结实,头部是两台高清摄像机,仿佛两只可爱的大眼睛。

同行的作家刘庆邦几乎走遍了各地大小煤矿,每次总是主动下井。这一次下井,他看到的是现代化的煤矿作业形式,又回想起记忆中的那些小煤矿,他感慨万千。

我跟着刘庆邦轻快的步伐,沿着来时的路,重回地面。换完装后,再来自自地下500米深的水冲了个热水澡。在张双楼煤矿第一次下井,我真切地见识到,科技的突飞猛进给今天的煤炭行业带来的巨大变化。

快到半夜的时候,窗前大树的缝隙间透出几缕淡淡的幽光。我知道,那是月亮出来了。树太高,我在屋里看不到月亮,只能到小溪边那片开满了白色野芍药的空地去看。受了这月色的吸引,我独自出门欣赏起这从未见过的山间月色来。小顶坪的月亮比别处更圆、更大、更亮。周围的一切似乎都被染成了乳白色,就连那黑黢黢的群峰仿佛也披上了乳白色的外衣,变得亲切可爱起来。白天那块长满高草、开满黄花的沼泽地,此时就像蒙上了一层白纱,弥漫着一片神秘的光影。

此时此刻,月亮似乎只属于我一个人,苍茫的群山也只属于我一个人,莽莽的森林同样只属于我一个人。这一刻,我成了这片自然中,那个富有且幸福的人。



太行之巅的古城

郭震海

我的家乡山西长治,古称上党、潞州,位于晋冀豫三省交界,地处太行山之巅。当我向外地朋友这样介绍家乡时,常常有人问我:“生活在太行山高处,是不是一年四季又冷又干燥?”其实不然。长治地势虽高,但被连绵的太行和太岳两座山脉揽在怀中,形成独特的小盆地,气候温和,水资源也较为充沛。

介绍了长治的地理、气候特点后,我还会向朋友讲起长治的历史。行走在长治大地,到处都是古建筑,现存元代以前的木结构古建筑就有180多座。

记得小时候,从我居住的村庄到长治市区,乘车需要4个多小时。那时还是黄土路,客车一小时颠簸。雨天,道路泥泞不堪;晴天,车在前面走,高高扬起的尘土紧紧尾随。晚上,我和小伙伴到市区大街上玩耍。东大街的“工人俱乐部”每晚都会放电影,架在外面的扩音器让人们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电影的声音。我们这些孩子常常在俱乐部的外面,围坐在一起“听”电影。当时我想,以后一定要住到市区,这样每晚都能看一场电影。

参加工作后,儿时那个简单的梦想终于成真,我来到了长治市区工作。如今,我已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我深爱着这里的一草一木。

刚参加工作时,我在报社当记者,采访的第一个村子是长治市武乡县砖壁村。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小村庄。然而,当年就是在这间间平常的土坯房里,发出了一道道红色电波,指挥着华北战场上的千军万马。这里曾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也是著名的百团大战指挥部所在地。在长治,走过一道道沟,翻过一道道梁,那些高地上都曾发生过战役,那些褶皱里都曾有过八路军的伏击。走进一个个村庄,老爷爷讲得最多的是关于八路军的故事,老奶奶说得最多的是曾经的做军鞋、送军衣。星罗棋布的红色革命遗址遍布长治城乡。红色已成为这座城市深厚的精神底色。

我爱红色的长治,也喜欢绿色的长治。长治境内有太行山大峡谷、虹霓大峡谷、太行水乡、天脊山等众多自然风景区。谁能想到,如今的群山披绿曾经却是荒山秃岭。比如壶关县是典型的干石山区,上世纪70年代起,我的父辈们在大山深处坚持不懈造林。为了保护来之不易的绿色森林,他们又用一块块石头垒起了上千公里长的防火墙。长治市区,则有缓缓流淌的“三河一渠”——石子河、黑水河、南护城河和东防洪渠绕城而过,太行公园、体育公园、人民公园、滨河公园等点缀其间。不少外地朋友来长治,印象最深的是长治的公园多、树多。从市区出发驱车十几分钟,还可到达漳泽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这是华北地区湖泊、河流湿地的典型代表,是保护完好的原生态、天然沼泽湿地。过去,漳泽湖环境差、水质差,执着的长治人一定要让地变绿、水变清。经过一系列修复措施,昔日的臭水湖变成了美丽的湿地公园,成为160多种禽鸟诗意栖息、500余种植物繁衍生长的家园。

有时倘若下班早些,我会到街上走走,穿过绿树成荫的英雄路,来到太行公园。公园里,到处可见悠闲的人们或跳舞,或健身,或聚在一起切磋戏艺。耳边,传来悠扬的唱腔、高昂的鼓点、悦耳的曲调。长治的百姓很喜欢看戏,空闲时,人们会情不自禁唱几嗓子。据史料记载,李隆基在长治担任潞州别驾时兴办“梨园教坊”,薪火相传至今,形成了鼓书、琴书、三弦书等30多个地方特色浓郁的民间曲艺品种,遍布长治城乡,渗透于百姓日常生活中。

长治不仅有厚重的历史,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同样与时俱进。如今,钢材深加工、光伏、新能源等产业成为“新宠”,长治下大力气调整改造老工业基地,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建设全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示范区和现代化太行山水名城。

我爱长治这座城市。生活在这座舒适、安宁的城市,无论是徜徉在小桥流水、曲径通幽的漳泽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还是漫步在绿树掩映、鸟语花香的老顶山国家森林公园,无论是在翠绿的草坪上与鸽子嬉戏,还是在清澈的夜空下细数满天的繁星,人们都能尽情地体味自然之美、城市之美与生活之美。

